

■ 图片故事



# 亲人一样的树

□ 李晓文/图

它们伫立在山冈田野，或是盘踞在羊肠小道上，守护着我的老家。有时我回去，它们在风中哗啦啦地摇动着枝叶，感觉亲人一样心怀欢喜等我回家。

它们，就是那些我老家的树。比如那棵在喊我回去的皂角树，它挺立在村头一个叫做水井湾的地方。水井湾里其实已经没有了水，留下一个空洞的窟窿，如大地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但皂角树依然蓬勃苍翠，用棒槌在水中捶打树上结出的皂角，便会冒出一股股白色的泡沫，那些年是村子里洗衣妇女们用的土肥皂。我离开老家那一年，衣裳上还飘着皂角的清香味儿，大风掀动着单薄的身躯，仿佛要用力地把我抬起来，抬回那个飘着皂角味儿的土屋子里去。

这棵皂角树，是我奶奶1935年出嫁到这里时栽下的。我奶奶生了10个孩子，活下来8个，一个灾荒那年饿死了，死在了我奶奶怀里，最后睁着眼虚弱地喊：“妈，吃，吃饭……”一个3个月大时病死了，还没学会喊一声“妈”就离世了。

有一天，我奶奶在水塘边捶打着皂角洗衣裳，突然就吼天吼地地哭了起来：“我还有两个娃娃啊，哪儿去了，哪儿去了……”

说了我奶奶，还得说说我爷爷。我爷爷也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美德之人。他活了73岁，大队里的宋会计简单统计过，我爷爷栽下的树有上千棵。我奶奶回忆我爷爷说，他在月亮下栽树，饮水，施肥。我们那个荒凉的山坡一天天绿了，就是我爷爷带头栽下的树，有桃树、李树、梨树、柿子树，还有香椿树、苦楝树、槐树……我爷爷是个具有高瞻远瞩眼光的农民，他一直认为不能靠种地过日子，还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要种树。

我爷爷死的那年，还没实行火葬，他的寿棺，生前就用他栽的林木打制而成。每到春节清明这些节日，我们都要回到老家去祭奠，在爷爷的坟前树下相聚，也算是一家人的团聚。在坟前一棵松树上，鱼鳞般的树皮上有透明的黏液溢出，像从树身里缓缓流出的泪。

老家的亲人，对老村里那些树有着沉默的感情。有一年，老村里一棵黄葛树，听说要被买下移栽到城里，老村散布在四面八方的我的亲人还有乡亲，闻讯后差不多都赶回了村里，好多人白天黑夜都守护在黄葛树下，他们坚定的眼神，誓死捍卫一棵树的故乡。后来，这棵黄葛树终于没做成“移民树”，它成了一棵凝聚乡情、沉淀乡愁的老树。记得那次在黄葛树下，我的亲人和老乡们分别后留下一句话：“常回来看看啊，看看黄葛树。”这样一棵树，成了我们这些老村出来的人，心里共同的老祖宗。

还有一个堂伯，他活着时，不停地在老村山冈上栽树。堂伯去世前，把这些漫山遍野的树木作为他在这个世上的遗产，郑重地交给了村里干部。堂伯比划着说，帮我好好照顾它们啊。而今我回到老村，摩挲着树身，浮现起堂伯生前栽树时挥动着铁锹，挖坑、扶树、浇水、培土时的情景。堂伯把自己的气息传递到刚落土的树上。难怪，我见的这些树，都奇怪地保持着堂伯的身躯姿态生长着。树木有灵，一个栽树人，与他浸透了心血的一棵树一定有某种相同的DNA。

这些亲人们种下的树，在树梢上，悬挂着我精神的罗盘，将我眺望老家群山大地的视线，永远地相系相连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**  
**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**  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

■ 家庭相册

## 父亲的婚事

□ 贺宽叶文/图



了多年村里的书记，后来重操旧业一直做乡村医生。在村里父亲一直是“有用”的人，每天不得闲。但是在家里，父亲却是个“没用”的人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油瓶倒了不知道扶，都是母亲多年惯出来的。

终于还是父亲打开了电视，说：“日子还得过啊，咱看看晚会吧。过了年，你们都回来陪我了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”春晚刚好是王菲的《传奇》：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心田……父亲掩面去了外间。我赶紧换了台，可是，每个台都在转播春晚。

春节过后大姐把父亲接到了城里自己的家里，给父亲洗衣做饭，照顾父亲的起居，俨然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。父亲极其不自然，总是一遍一遍嘟囔：“我还有用，我不能整天就是吃喝拉撒。”可是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出个门孩子们也不放心啊。后来，父亲终于自己琢磨出来：人老了，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就是最大的用处。

父亲拿出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，立刻去婚姻介绍所登记了信息，他想找一个老伴，开始新生活，把孩子们解脱出来。父亲把

父亲又相亲去了。大姐和三姐暗暗尾随着父亲，在小区角落的紫藤花架旁看见了父亲。父亲正在和一位年龄相仿的胖阿姨说话，谦卑又恭顺的样子。大姐和三姐快步闯了过去，连珠炮般说：“爹，找你半天怎么跑这里来了？你心脏不好得按时吃药，出门也得和我们说一声。”胖阿姨错愕地喃喃道：“噢，心脏不好啊，还是赶紧回家吃药吧。”转身走开了。父亲还要解释争辩，大姐和三姐架着他的胳膊快步出了小区。父亲叹道：“你俩这是给我败事儿啊。”大姐说：“现在找老伴不是时候，过几年再说吧。”

可怜的父亲，平生第一次见到紫藤，还没看清楚开的什么花儿就让女儿匆匆带走了。

母亲是春节前一个月去世的，父亲随即害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监护室治疗了一周才脱离危险。父母亲相濡以沫五十载，一夕间母亲在父亲怀抱里撒手人寰，父亲的伤痛可想而知。母亲离去后的一段时间，大姐抛下嗷嗷学语的孙子从城里跑来陪护父亲，父亲让大姐把火炉生得旺旺的，每顿做三个人的饭，仿佛母亲只是出了远门随时会回来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，团圆饭凉得格外快，缺滋少味，电视也没开，多年习惯看的春晚也没人提起。不大的三个房间，空空落落。原来母亲没了，家就空了。

父亲幼年丧父，如今老来丧妻，人生的莫大不幸都降临到了他的头上。父亲曾经有过在村里人看来辉煌过去：父亲是军医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转业到地方以后白手起家创立了几个山区卫生院。父亲从军队带下来的工资比县长的还要高，经常接济同事和病人。三年大饥荒时父亲自愿返乡支援农村建设，担任

■ 青春岁月

那年我要到外省读大学，父母帮我联系到了临乡一位校友，让我开学时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去学校。临走前一天，母亲下厨做了几个“硬菜”，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。第二天一早，父母将我送到家门口，大哥帮我提着行李送我到火车站，等那位高我一级的校友按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和我接上头后，我便让大哥回去了。

后来和宿舍同学聊起开学时的事儿，她们都说报到前父母都耳提面命地对她们提出忠告：大学不许谈恋爱，要好好学习，吃好喝好，保重好身体……更有甚者，父母的约谈长达好几日，各种一人在外求学的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地重复再重复，而且她们都是由父母亲自护送到校；有的父母还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待了3天，等孩子熟悉了校园环境才踏上返程的。

相比之下，我的父母更像“假父母”，直到开学要离开家那天，他们也未曾对我有所交代，他们的态度告诉我，我离家千里和在家门口读书一样，不同的是回家的周期由一天变成了半年。

我问过他们，为何没有交代过我几句“临别赠言”，母亲说从小就是个“小大人”，主意多着呢，用不着瞎操心。父亲戏谑我：“人小鬼大，家里数我读



## “隐形”的牵挂

□ 马海霞文/图

书多，脑子灵光，又伶牙俐齿，得理不让人，无理也能赖上三分，对这样的“樊梨花”女儿，担心都是多余。”

我一直是父母“放养”的孩子，我曾一度认为，父母对我这种“儿行千里”的不担忧，其实是一种对我的漠视，后来父亲解释说，他和母亲对我的牵挂和担忧一点也不少，不过从不在我面前表达罢了。那天，大哥送我去火车站回来后对父母说，看我见到校友自来熟的开心劲儿，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巴不得踏出家门、不知道想家的“小没良心的”。母亲听到这些，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些。

我们召集起来开诚布公对我们说了自己的想法，然后说：“我在村里先是干书记，后来做医生，走街串巷几十年，身子正影子直，没人说我半个不字。我找老伴甭管别人怎么说，你们几个得支持我。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过我的，不给你们添乱。”我们一听犹如晴天霹雳，母亲刚过“百日”忌辰，父亲就开始张罗找老伴，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难以接受。我们姊妹六人纷纷表示，找老伴不急，过几年再说，现在轮流陪护他就不错。

父亲撂下一句：“老年人再婚受法律保护，子女不得干涉。”阔步走了。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脾气，知道劝也没用，只好委托大姐和三姐跟踪父亲，给他说话使绊子，用我们的方言说就是“打破头血”。

大姐和三姐跟踪了几次，给父亲“打破头血”几次，父亲不恼不怒，只每每长叹一口气，沉默不语。足智多谋的父亲将“相亲”转入到了地下。终于有一天昭告我们：周末来家一起吃个饭吧，和他的新老伴见见面。那顿饭最终只有我和大姐去了。是个黑瘦的老太太，慈眉善目，不多言不多语，举手投足间有我们去世的母亲影子。

木已成舟，我们姊妹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。毕竟，父亲不光是为他自己考虑，也是为了不拖累我们。

世事如白云苍狗，时光似白驹过隙。一晃，父亲和新老伴一起生活好几年了。十年里父亲改变了许多，学会了铺床叠被，学会了做饭洗衣服。每到清明节和母亲的忌日，父亲总是做好母亲曾经给他做过的饭菜，趁热端到村西母亲的坟上，默默守望。只是，无人知道，那饭菜是不是和母亲做的一个味道。

父亲还说，母亲一辈子不信鬼神，从不占卜算卦，可那天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，非要母亲抽签替在外的女儿算一卦，母亲那几日正牵挂我，一听和我有关，便抽了一签。算命先生说我在外恐有灾难，要帮我“破”，母亲明知上当受骗，还是多给了他36元钱让他“破灾”。事后母亲还是不放心的，逼着父亲跑到邮局，往辅导员那里打了个长途，假装询问我的学习情况，其实是侧面了解我是否平安。

父母表面对我放任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其实父母的担心和牵挂一直都在，不过是穿了“隐形衣”罢了。